

口述

铜钱记趣

□ 刘书林

我老家在冠县清水镇刘屯村。前几天回老家，我在旧橱柜的角落里，突然摸到一小堆冰凉的硬物，忙低头仔细察看，发现是一些铜钱。它们紧紧依偎在一起，像是抱团取暖的落难者，上面覆着厚厚的灰尘。恍惚忆起这是被我遗忘了几十年的“老玩意儿”。我捡起来吹掉尘土，数了数，大小一共12枚。

对它们进行擦拭和清洗后，我戴上老花镜，拿着放大镜，对着铜钱——仔细辨认，发现有北宋“崇宁重宝”；清朝“康熙通宝”“嘉庆通宝”“道光通宝”“同治通宝”“光绪通宝”；又有一枚晚清民间铸造的花钱“天元通宝”；还有一枚日本流入的“宽永通宝”。能辨认的共10枚，另2枚因风化严重，难以辨认字迹与朝代。黄铜、红铜材质的数量相同。尤其黄铜材质的“崇宁重宝”和全身金黄的“康熙通宝”，属于罕见之物。我用手摩挲着这些古币，五十多年前的那串铜钱在脑子里叮当作响，唤起我童年的回忆。

铜钱的来历

20世纪60年代，民间留存的古铜钱已不能作为钱币流通。可这些带着铜绿的圆片儿，倒成了我们这群野小子最宝贝的玩意儿。

我10岁那会儿，房舍里藏着个“宝库”——小陶罐里几十枚铜钱挤在一块儿，大小厚薄各不同。那些铜钱，每一枚都有它的来历：有的是趁娘不注意，从她的针线筐里“翻”出来的；有几枚轻飘飘的小钱，是从爷爷家的土窗台上“顺”来的；有的是在姥姥那个黑漆剥落的衣柜底下摸出来的；有一些是用我的胶泥模子、木杵、陀螺跟小伙伴换来的；有玩游戏赢来的；还有几枚是迁坟时在土堆里刨出来的。每当找到一枚，我都如获至宝。

为了方便玩耍，我从爷爷家找了一截细铁丝，又从泽善叔家借来一把铁钳子，先把铁丝盘成圆环，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用钳子把铁丝一头拧成小圆圈，另一头拧成小鼻钩，把所有的铜钱全都通过鼻钩串到铁丝内，再将鼻钩朝小圆圈上一扣，沉甸甸一串，攥在手里走路时叮当作响。我心里很是自豪，胸脯挺得老高，活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。

把铜钱穿在铁丝上，既不容易丢失，拿放也方便。没事时我就拿出来摩挲，或者让其相互碰撞，聆听美妙的叮当声，铜钱上的纹路都被我摸得发亮了。

铜钱“敲夯”游戏

我们这儿管一种以铜钱为玩具的游戏叫“敲夯”。玩这个游戏，最好凑齐四个人，找一块平整的空地，再备半块正面朝上的青砖——这块砖便是“战场”的核心。游戏前，先得用草棍或细树枝做四根长短不一的“闸”，由一人攥在手心里，只露出顶端，让其他三人抽取，做“闸”的“请牛”（自己不抽，剩下的闸对应什么角色就按规则来），抽中最短闸的人，要先把自已的一枚铜钱平放在砖块正中心，便是“打底”；四个孩子围着，两两对脸站立，抽中最长闸的先“敲”，次长者紧随，三长者垫后，放铜钱的不敲。

敲夯的规矩里藏着不少讲究。轮到谁敲时，得屏

住呼吸，用右手中指和食指稳稳捏着铜钱，闭起一只眼，让铜钱的方孔与砖上铜钱的方孔连成一条直线——这是瞄准的关键。紧接着手腕猛地一抖，手中的铜钱朝下砸向砖上的铜钱，“啪”一声脆响里，藏着十足的专注与期待。

若谁能把砖上的铜钱砸落下来，那枚铜钱就归谁所有，失了铜钱的人得再补放一枚，游戏继续；可要是三人敲完，砖上的铜钱仍纹丝不动，便物归原主，换抽中第三长闸的人放新的铜钱上来。就这样，我们轮换着玩，铜钱时常在砖块上被砸得蹦跳翻滚，大家的欢呼与叹息声也随之此起彼伏。

在我们手中把玩的铜钱，也被分出了“孬好贵贱”：片大且薄，大拇指和食指平捏着，轻轻向外一甩，能平飞的叫“飞片儿”，这种敲起来轻飘飘没力道；小巧敦厚的叫“胖墩儿”，它因身子小又厚实，放到砖块上被砸中的概率也小；片大厚实的被尊称“老宝”，因为它分量重，自己难以被砸落，用它去砸别人的铜钱时，却往往一砸一个准。所以小伙伴们都把“老宝”当宝贝，揣在最贴身的兜里，不到关键时候绝不轻易拿出来。我有枚“咸丰重宝”，足有普通铜钱两倍厚、三倍重，是用一本小人书换来的。它堪称“镇兜之宝”，被我用手和粗布衣兜磨得泛着亮光，每次“敲夯”时我都带上它，为的是在连输时靠它翻本。

12岁那年的夏天，我铁丝串上的铜钱攒到了60多枚，挤得铁丝圈都快崩断了，那阵子别提多风光了。一个闷热的星期下午，我、柱子哥、二狗和黑猴子，在刘氏家庙前的斑驳树影下，玩起“敲夯”游戏，另有六七个比我们年龄小的“毛孩子”围着观看。稀疏的阳光洒下，沙土地有点烫脚丫，青砖块和铜钱被晒得温热，我们的额头渗着汗珠，可谁也舍不得停下。那“叮当”的碰撞声里，有赢了铜钱的得意，有输了宝贝的懊恼，更有一群孩子为争一枚铜钱而面红耳赤的热闹。

那次我接连失利，半晌工夫就输掉20多枚铜钱。越是输，敲砸别人铜钱的机会就越少，赢的机会当然也少，只有向砖块上放铜钱的份儿。而且越输，剩下的铜钱越薄小质劣。所以，我输红了眼，想扭转颓势，就从布兜深处掏出自己最心爱的“老宝”压在砖中心。

以往我们玩时，别人的铜钱即便砸到“老宝”身上，也没能将它击落过。一圈过后，“老宝”若仍纹丝不动地躺在砖上，就该我拿它夯砸他们的了。这个“大家伙”只要命中目标，对方的铜钱一准滚落下去，我便能把输掉的再赢回来。平时玩的时候，只要我拿出看家“老宝”，参加游戏的其他三人也纷纷拿出他们的“老宝”应战，最后总是我赢得多。可那次的常胜法宝却意外失灵了。

那次我又把大铜钱放到砖中心，并得意地喊叫：“谁也敲不下来我的‘大老宝’！”但还没看清柱子哥用了什么巧劲和狠劲，只一下，我的“老宝”就被他的“鬼见愁”大钱震落砖面。他眯着眼夯砸的瞬间，我的“老宝”从砖上滚了下去，在泥地上转了几圈才倒下，像是个中箭的“武士”。“哈哈！归我了！”柱子哥一把抄起刚刚还属于我的铜钱，在衣襟上擦了擦，又亲了一口，笑嘻嘻地看着说：“好家伙，够沉的！”我心疼得像是被人剜去一块肉，伸手就要抢：“还给我！”“愿赌服输啊！”柱子哥梗着脖子一边喊着，一边把铜钱高高举起，他既是在展示战利品，又防备着被我抢到。按规矩，我确实无法要回。那枚珍藏了好久、为



北宋“崇宁重宝”

我赢得无数次小钱的“老宝”，在我大意自负且不知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”的情况下易主了。

柱子哥的那枚“鬼见愁”大钱，是枚肥厚硕大的“万历通宝”，出土于古墓，是他爷爷给的。这样他就有了两员“大将”，从此更加有了底气，满村找人“敲夯”开战，并且赢多输少，真正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。

输掉“老宝”的那天晚上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耳边全是铜钱落地的叮当声。月光从窗棂间漏进来，照在曾装过那枚“老宝”的裤兜上，失落感在我心里长久地萦绕。

后来虽说我又赢了两枚大钱、一堆小钱，但总觉得没先前那枚带劲。后来又几经输赢，被人“顺”走或随手送给族里的小弟小妹，我的铜钱日渐减少。有一次二狗生病，他娘向我要了6枚铜钱，说用红绳穿起来能辟邪；还有邻居小侄子办开锁礼，他奶奶也向我要了2枚铜钱。最后，那串铜钱只剩下可怜巴巴的十几枚了。

铜钱里的余温

当年，我只在乎铜钱滑不滑、圆不圆、好不好“敲夯”，至于上面的字和年号，全不在意。偶尔碰见比我大二十几岁的叔叔，就让他帮我认认。他会把铜钱举到阳光下，眯着眼睛念出上面的字：“乾隆通宝、同治重宝……”然后摇摇头说：“这些啊，都是老辈子用的，现在没大用了。”可在我心里，它们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随着年纪渐长，功课加重、家务增多，凑齐人玩“敲夯”的时候越来越少，渐渐地，我们就不玩这种游戏了。

一晃，五十多年过去了。我把这些铜钱捧在手心，抚摸着当年的“老伙计”，仿佛又看见柱子哥得意的笑脸，听见二狗的大呼小叫，感受到夏日砖块的温度，还有那枚“咸丰重宝”沉甸甸的分量……“爷爷，这是什么呀？”小孙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边，好奇地盯着我手中的铜钱。我抹了抹眼角，把其中一枚放在他手心：“这是爷爷小时候的宝贝，叫铜制钱。来，爷爷教你玩个游戏……”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作者收藏的铜钱